

存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一期

(总第五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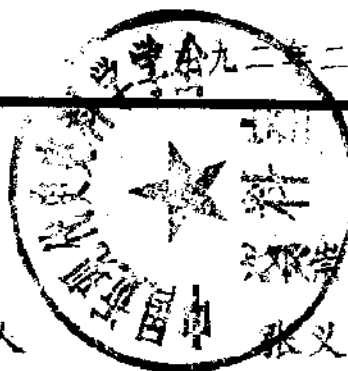
9241-6 511

7241-6 511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8512-59)

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



张国福在永川

陈子庄是荣昌人吗，还是永川人

张仕富
张义富

张国福在永川

邓崇仕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由于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惜加重人民负担。咸丰二年（1852），原地丁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单永川县每年正粮增加津贴银3435.4两，全国各州县也不例外。这些负担实际上转嫁给贫苦农民。咸丰（1859年）秋，云南大关县下十三乡的贫民，因为交纳不出粮食，被官吏逼得走投无路，遂共举李永和为首，起来抗粮。同时，川康道上的脚夫也推举兰朝鼎为首，起而响应。他们于同年十月初五日，聚集在大关县的牛皮寨，宣布起义，称“顺天军”，提出“打富济贫”、“官逼民反”等口号。这支队伍，几天内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向四川进军，很快占领了犍为、自贡盐场，把总部设在自贡天池寺。十月，李永和在富顺牛佛渡召开军事会议，一致赞成在青神以南横亘于井研、犍为、威远一带的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由李永和、卯德兴率兵固守，并负责建设工作；兰朝鼎、兰朝柱、訾洪发、谢大德、谢华瑶等率主力北上攻绵州（绵阳）；张国福、曹灿章率军东下攻重庆。

张国福（永川人呼他为张五麻子）于咸丰十年（庚

申)十月,入县境永兴场,为当地团队所阻,便绕过荣昌至大足鱼口场(今大足玉龙乡)所属的唐蒙坝与团队发生遭遇战。据传,团队教头任思钰,武艺高强,武林中独树一格,时称其流派为“任家拳”。当义军先锋抵达时,任还在床上抽大烟,忙中误用了徒弟使用的木柄花枪,战不数合,枪柄折断,被围困水田中,为义军捅死。义军入永川县境,十一月初一日,击溃单溪(今柳溪)团队,围攻县城。知县沈耀章率民壮百人,困守孤城,四方团队来援,均为义军击败。沈耀章两次派人突围赴渝告急,重庆才发来制兵数百援救,援兵行至城东茶店乡,慑于义军威势,未及交战,即退守璧山马坊桥。

知县沈耀章在义军围城前,想拆除城墙脚下的街房,免资敌用,经众人劝止。义军以坚城难下,便利用靠城脚街房为掩蔽,挖洞埋地雷。但又感火药不足,遂心生一计,向城上守兵喊话,说:“城内如能供应火药,当即他去,决不滋扰县境。”沈耀章疑其有诈,不予。而局绅却信以为真,阴给火药。义军用火药,于初八日,攻坏城墙一处,守军用木石填堵。十二日,义军又用地雷爆毁西门城墙数丈,义军与守军发生巷战。沈耀章见城池已破,遂自刎于北门树下。

张国福围城期间,义军总部派部将兰大顺(永川人

呼兰大脚板)率军增援。兰由泸州至王坪用木梯破了大松林友助砦。十一日南下松溉，折转临江。城破的当天，城与张部会师。

这时，县城关门闭户，空城一座。其原因是人民不了解义军的政策，中了官府的恶毒宣传，说什么“义军”是“贼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吓得人民四出躲藏。其实义军入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查阅旧志，并没有杀人放火等危害人民的事迹。相反地，义军按照他的政策，令妇女集中在各庙宇，加以妥善保护；并将富户财物，仓库粮食分发贫苦农民。例如余天潢老师家的发迹，都是义军的资助。详查实情，统治阶级的谎言“正”史，不攻自破了。

兰大顺在永住了短时，即西攻荣昌。随后张国福率军往助。十二月十五日，荣昌城破，张部返回泸州，路经新店乡龙洞槽抵达石门子时，突遭到团队设伏腰击，死七百余人。十七日至来苏镇的侯家沟（现为关门山水库淹没），被团队截击尾部。义军奋勇迎敌，团队难以招架，急求援于太平寺和尚。太平寺距侯家沟约两华里，庙内众僧，精于武艺，亦乐意参战，一显身手。团队有了帮助，声势复振。在此狭窄的山沟里，短兵相接，杀声震天。及义军冲出重围时，已有一千余人，倒在血泊

中了。六十年代修建关门山水库，从地下挖掘出一窖窖的尸骨，一束束的刀枪，足见当时战争之激烈。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起义军可歌可泣的事迹仍然流传在民间。

陈子庄是荣昌人吗，还是永川人

张义富

近来，对画家、武术家、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陈子庄的出生地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陈子庄1913年出生于荣昌，1918年随父迁永川县永兴乡（今永荣乡），陈子庄应该是荣昌人；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陈子庄1913年出生于永兴乡，因故出走而定居荣昌，其父才将全家迁去荣昌，陈子庄应该是永川人。笔者因编修《永川县志》需要，特就陈子庄的出生地问题，走访了陈子庄的老同学、邻里，学生以及其他知情者。现将了解到的情况简介于后：

一、陈子庄的家庭简况

陈子庄，原名陈富葵，又陈福贵。其父陈增海，又名陈荣光，曾在永川县永兴乡上碗厂当绘画工，后在周翰臣（当时乡人称之为“新老爷”）家当管事，以后在永兴乡当过团总。

陈增海共有三男六女，二儿、三儿夭折，成年的只有一男六女。大女陈富莲1911年出生于上碗厂，陈增海即搬迁到永兴乡街上东泰门岩门上（一般人称之曰“东岩墙”），1913年陈子庄在此诞生。以后连续生了七个儿女。四女陈富芝、五女陈富玉还健在，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陈子庄在荣昌与张女士结婚后，陈增海才将家搬到荣昌。

二、陈子庄的少年时代

陈子庄的少时代是在永兴乡度过的。曾在永兴乡与荣昌交界处的庆云寺为和尚放牛、习画、学武。他的武术老师是当地有名的武师徐乔耙与谢粽子锤。

出生永兴乡的年已古稀的退休教师周继元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永兴乡小学读一年级、陈子庄读高年级的情景。

三、陈子庄因何离开永兴乡

陈子庄满16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行婚礼后入洞房，陈子庄揭开红盖头一看，原来新娘是个大麻子，陈子庄一气之下而出走，其母也因此而忧伤成疾致死。

四、陈子庄是在荣昌县的永兴乡同乡会名誉会长

抗日战争时期，永兴乡的马永寿（现江津一中退休

教师），马永康（现永川县人大干部）、黄贤文（永川县农牧渔业局退休干部）、周继伟（永川县红专小学体育教师，其父与陈子庄是好友）……等在荣昌读中学，组织过永兴乡同乡会，聘请陈子庄当名誉会长。每逢开展活动，陈子庄必参加，还留过影。他们还存有集体照。

五、陈子庄多次回永川活动

陈子庄从永川县永兴乡去荣昌后，虽多数时间生活在荣昌，但他也经常回永川，他在永兴乡教过棚，阳安贵就是陈子庄在永兴乡的师弟；地下党员、永川县人大常委张崇江就是阳安贵的徒弟。永昌镇的周永钊、重庆师专讲师余天潢就是陈子庄抗日战争时期在永昌镇的学生。张、周、余等都还健在。

从以上事例说明，陈子庄出生于永川县永兴乡街上东砦墙，应是永川县人。

永川文史资料

第二期

(总第五十三期)

永川县委党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

解放初永川朱苏区剿匪追忆

杨英祝 周述清 周德霖口述

黄恒镇整理

8970页

解放初永川来苏区剿匪追忆

杨英观、周述清、周德君口述

黄恒铤整理

1950年2月，永川县来苏（第五）区土匪暴乱，解放军两个班在来仪遭到伏击，全军覆灭，区委、区政府遭到袭击，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负伤了，情势十分严重。

3月，县委为加强第五区的工作，调第六区区委指导员（区委书记）朱立仁同志任第五区指导员。朱立仁同志根据五六两区的情况，向县委建议在地下党员较多的罗汉、红炉抽调部份党员同志到五区工作，以增强五区的干部力量。县委采纳了朱的建议，调新店乡武装队长唐宗宝任区武装队长，调区里的杨英观任公安员。同时抽调的还有李腾发、龚天玉、陈世贤、李万才等同志。周述清同志原在来仪乡工作，来仪划给五区后调回区里工作，这次人事调动，也随着调在区委搞组织工作。另外，还先后抽调了从老解放区来的魏兆荣、方坚等同志。朱立仁同志带着六区调五区工作的同志及时到达来苏就职视事。

固守太平寨 稳住阵脚

来苏镇是一个“龙虎斗”地形。左一个山头为“青

龙”，右一个山头是“白虎”，场镇居其中，“白虎”比“青龙”高。白虎山头上原建寨堡名太平寨，离街不到1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地方，区委、区政府就驻在这里。区委、区政府驻在寨上是一面旗帜，只要这面红旗倒不了，就可稳住阵脚，人民群众就会向党和政府靠拢。区委根据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扩大自己的耳目，放松手足，采取多条渠道，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情况，宣传政策，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各界人士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时依靠寨内和靠近寨子的穷苦群众，并把其中的积极分子段少文、段玉林、易崇革等组成民兵队伍。在开展工作时，充分发挥了两位有着特殊的社会关系同志的作用。一是杨英观同志。杨的爱人系寨上士绅易中恒的义女，易中恒的夫人操有伍氏的武功。易姓和伍家在来苏都是有势力的。杨英观同志既是易家的门客，又是易二麻子易平康（作过永荣泸联防队队长）的打猎朋友，外姓人是不敢轻易动弹“杨公安”的，杨也就利用这种关系抓住易中恒做工作。易家不仅给杨开了绿灯，还提供了不少情况。另一个是唐宗宝同志。唐原是红炉场袍哥义字号红旗大管事，又是“玩友”会的头面人物，新店乡的乡队附，在邻封场镇是有名气的“唐五哥”。现在他竟是共产党的区武装队长，社会影响更大，无论是士绅或三教九流中的人物对他都敬三分。唐也就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和影响开展工作，团结了不少

从贵，并获得一些重要情报。区委经过短暂的工作，形势迅速好转。穷苦群众积极投入革命，积极分子曾栋梁、唐尚荣、唐道荣等后来都成为了国家干部。比较开明的士绅也纷纷向人民政府靠拢。曾有这样一件事：县委徐亚云政委（县委书记兼县长和武装部政委）指示区委、区政府不能再驻在寨内脱离群众，要迁出寨子。区委遵照徐政委的指示，准备迁到距场两华里的五家坝大院子。正当行动时，开明人士旷性初先生邀约了一批士绅，摆好茶点，向区里请求留下。旷先生提出：“区政府迁往伍家坝大院，固然便于接待群众，不敢强留，但当前形势险恶，几股匪队尚在清剿中，他们要作最后挣扎，必然要来袭击。伍家坝平坦，一遭袭击，恐有不测，驻在寨里，照样能接待群众，工作同志上街下保，早出晚归，一有情况发生，迁到寨里，既可固守，又可出击。如果嫌现在的房屋不够好，我愿让出几间给区里用。”旷性初先生的一番言词，情深意厚，区委接受了建议，后来县委也同意暂不搬迁。

这时，来苏、来仪、王坪一带的土匪十分嚣张，没有10个20个武装人员集体行动是不能开展工作的。我们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即是：公开的武装与便衣队相结合，实行游击式；土匪聚集的地方我们不去，大股土匪结集时，我们便配合解放军进击；土匪上街，我们撤回寨子；土匪包围寨子，我们固守寨子；土匪撤除包

围，我们即出寨开展工作等等。有时土匪屯在街上猪市坝向寨里叫骂，还不时打几枪，我们一是不理睬，二是看准时机给予打击。有一次，土匪在场口叫骂个不绝口，土匪中队长陈子亮还做出进攻寨子的架势，逐步靠近寨子喊话。魏兆荣同志向其瞄准一枪射去未中，土匪更是得意，紧接着杨英观同志又一枪射去，打得陈子亮仰翻倒地一命呜呼。从此土匪再不敢公开成群结队靠近寨子惹事了。就这样一松一紧，一进一退地与土匪周旋，我们稳住了阵脚。

集中力量 攻打王坪

攻打王坪是第五区剿匪斗争最后一次大的战斗。3月底，唐宗宝同志从各个方面获得的情报证实：匪首董长勋以“总司令”的身份，在王坪街上召集孙海成、邓云成等7个“司令”会议，并麇集匪徒千人“会师”。唐及时向区委汇报了所获情报，区委立即派人向县委作了报告。县委与军分区联系，决定由驻永川警卫连同区武装一起前往进剿。

3月30日凌晨，警卫连和区武装向王坪进军。行至王坪场附近兵分三路：区武装打中锋佯攻，由朱立仁、唐宗宝指挥；警卫连从场的左右两边包剿，由李连长负责。战斗一打响，我军火力猛烈，进攻急速，势如破竹。土匪闻枪声密集，不知所措，突围逃命，往古安黄沙庙

纷纷奔逃。我军穷追不舍，随后紧跟。一些受蒙骗的群众背背篋、箩筐，手执扁担、镰刀，远远的高声喊叫“快跑呀”！“快跑呀”！“追起来了呀”！叫喊声一阵风地散了。追至黄沙庙，天色将晚，战斗基本结束，当晚住宿黄沙庙。这次战斗，土匪伤亡10多人，我军李连长和杨端宽同志光荣负伤。至今杨端宽同志的左手手指还是残废的。

第二天拂晓，我军吃了早饭返回来苏。顺利通过王坪后，途中遇土匪截袭，双方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时留守来苏的区武装，在王世校指导员的率领下，赶往接应。对土匪猛烈袭击，打得土匪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还有个插曲：进攻王坪时，朱立仁同志叫驻区的县财税工作组的周述君同志随军调查糟房、油房等情况，宣传政府的政策。当我军打进王坪街后，周述君同志立即到糟房了解情况，又去谢家才家做谢的工作。谢家才曾在永兴当过乡长，其二太太在永兴时，又是周德君的织布老师的女儿，因而周与谢有一定的交情。周在谢处了解一些情况，并做了一番宣传教育工作。谢比较精明，表示愿为人民政府效劳。后来谢成为统战对象，也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是后话。当周与谢交谈完后出街找部队，可是街头关门闭户，部队紧追土匪去了。这时天又快黑下来，只好就在谢家住宿。次日，为保周安全回到来苏，由谢请来一可靠亲友护送。一路

上两人闲谈，周从闲谈中发现那位护送人员是一个土匪，庆幸自己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顿时加倍警惕。到达观音岩时，听到了前方的战斗枪声，护送人员心慌意乱，借故推辞不送了。周却转忧为喜，顺水推舟不要那人送了。

自从周德君同志离开部队后一天一夜不见人，同志们很是为他耽心，同时也相信他的应付能力能够安全返回。原来周德君同志在5月11日从来苏返回永川，途经来仪休息，碰上解放军遭受伏击，他胆大心细，灵活应变，急忙躲在旅馆里。土匪乱枪扫射时，幸未受伤，后来土匪进行搜查，幸亏旅馆老板伍婆婆认定其为亲戚关系，从土匪手中解救出来。这次周又安全回到区里，同志们听了他介绍经过，都为他捏一把汗。

王坪一战，土匪受到沉重打击，再不敢公开集结骚扰了。区委决定乘胜挺进，指派唐宗宝同志驻王坪，一面进行武装征剿，一面开展政治攻势，号召土匪自新。庞凯军区长也驻王坪，以加强领导。

王坪是第五区的首场，商业较繁荣，封建势力也较大，望族有唐、王两大姓，亦有“唐氏之乡”的说法。唐宗宝进驻王坪，既以区武装队长的身份，又以唐氏“自家人”的关系与各方接触，展开工作。他把留用的乡长、副乡长周仕如、唐天谷安排为自新委员会正副主任，并以唐凯为突破口。唐凯乃土匪大队长，原系安岳

人，流落王坪，依靠唐氏势力在社会上还混得可以。他曾在水荣泸三县联防队中当过班长，驻扎红沪时，受过唐宗宝的提携，拜敬唐为“宗宝哥”，比较听唐的话。经唐做了工作后，第一个匪队长带着弟兄伙缴械自新了，其余匪徒也纷纷下山自新。王坪匪乱结束，人民安居乐业。

深入虎穴 打通来仪

4月间，县委认为第五区的剿匪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城里至来苏的电话仍然不通，道路上也常有土匪扰乱，必须解决交通和通讯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来仪。来仪康家是大姓。原乡长康忠义留用，县参议员，民社党成员康忠宝也留用为小学校长。原乡民代表主席康庆维，是康氏之“王”，外号“铁脚板老筛”，曾在四川军阀部队作过参谋，现任土匪董长勋司令部的参谋长兼军需主任。他父子5人号称“五虎大将”。长子志先，是乡丁班长、土匪司令，跳跃快，枪法准，外号“泥鳅老筛”；次子厚德，是土匪支队长、副司令；三子厚云，是小学校师，任董长勋的政治和外交官；四子厚才，在其大哥匪队当特务班长，外号“吓米老筛”、“小霸王”。来仪的匪棚大小头目康姓就有20多个。有类似康志先并具有号召力的“鸡公老筛”康树楠，有袍哥舵把子康海州，外号“瞎子老筛”，有土匪中队长康

一，外号“烟灰老筛”，其子绰号“小老筛”，还有“胡子老筛”等等。

县委针对来仪的情况，由县公安局将康忠义乡长带至县里进行批评教育，责成他做康家的工作，说服康庆维自新，至少是不得破坏交通，危害人民。康忠义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于是刘汉山局长亲自通知区委派杨英观同志进城接受任务。杨英观同志接受任务后，将康忠义接回来苏，又由朱立仁同志再向康忠义交待，要他同杨英观一起到来仪找康庆维，说服他们下山自新，并保证交通无阻，电话线畅通。同时还要保证杨英观同志的安全。杨、康两人接受任务后，先由康忠义写一信派心腹送给康庆维，然后又作了一番准备工作。

第二天，杨、康两人出发了，康忠义前面引路，杨英观随后，直奔康庆维住宅槽房院子。一路上平安无事。到了槽房院子门口就有人向康忠义打招呼：“康乡长早！”并请出康庆维来迎接。进堂屋落座，烟茶完毕，一番寒暄后，康庆维说：“乡长来信后，我已派人叫志先回来与你们面谈，现在随便摆摆。”于是双方摆了一些江湖龙门阵。趁康庆维转身进房间之际，杨英观起身将院子的环境观察一通，以防万一。等到下午两点左右，康志先带着大队长郭世荣等4名横眉竖眼的短枪手进院了。一进屋就喊（忠义）乡长叔叔。康忠义也起座打招呼，并介绍杨英观同志。康志先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刚座

于是就提出“今天有什么目的？”杨英观客气的说“还是请乡长先讲吧！”“请随行人员暂退，请兄长和贤侄大家一起谈谈。”康忠义接着讲：“县里很关心我们康姓族人，公安局刘局长亲自给我交待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既往不咎，缴枪不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区府也很重视，特派公安局杨英观先生陪同我向你们父子转达。依我相劝，回县是岸，一切生命财产的安全，杨公安代表政府可作保证。”康把话头交给了杨英观同志。杨英观接着讲道：“要认清形势，不要越陷越深。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傅秀元一个团在新店也没搞到几天，现在的董队长还是被打得没法，你们又还能干些什么呢？还是早点回头自新好。目前来仪一带的交通要通行无阻，电话线不能遭到破坏。你们康氏宗族是完全有力量办得到的。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杨英观同志的话并不多，力量却大，康氏父子耳语几句后，康志先答话了：“自新的事，还要看一看再说。要不打我们，这点事办得到。”康氏父子在讨价还价了。杨英观同志站起来严肃地指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拥护人民政府，不危害人民，负责你们的安全，谈不上打不打的事，请老太爷和大老少慎重考虑。”沉默了一阵。杨给康忠义使了个眼色，康又圆了几句后，康氏父子承认了不阻碍交通沿线，并保护好电杆电线。此时已